

谢彬如等著

文化艺术生态保护

与

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关于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谢彬如等著



文化艺术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关于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艺术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关于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谢彬如等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 5

ISBN 7-5412-1178-8

I. 文... II. 谢...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贵州省 IV. K28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9773 号

作 品 名	文化艺术生态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关于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
著 者	谢彬如 等著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责任编辑	周国茂
封面设计	吕凤梧
印 刷	贵阳佳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25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一、研究报告

- 文化艺术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关于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 …………… (1)

二、调查报告

- 布依戏及其文化生态调查
——以册亨县布依族地区为例的调查分析报告 …… (81)
- 侗戏及其文化生态
——以黎平、从江、榕江为例的调研报告 …………… (126)
- 贵州民间美术调查 …………… (147)
- 苗族舞蹈的保护发展与社会进步
——黔东南苗族舞蹈调查报告 …………… (175)
- 海发村民族文化艺术生态调查 …………… (210)

文化艺术生态保护 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关于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研究

引 言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进行研究,是因为,近十几年来,我们在制定一般的社会发展计划中,往往只注意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文化发展中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比例失调,破坏了社会的“生态平衡”。在这种现实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文化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水准普遍下降,在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道德观念和文化需求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我们在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协调,注意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颁布了各种政策法令来保护森林、湖泊、河流、草原、植被,建立了各种自然保护区,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自然生态的基本平衡,是为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客观环境的!

话,那么,在社会环境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却忽视了文化艺术——包括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普及和提高、娱乐和教育、生产和消费、风俗习惯等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文化发展贫弱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建立一种丰厚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没有一种能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将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因而,当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提出“可持续发展”发展战略时,除应高度重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协调外,还应高度重视和科学地树立起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益”和“文化生态效益”观念,树立起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群体结构必须协调发展的观念。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这一点尤为重要。

所谓“文化艺术生态”,是指任何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及发展必定要依存于其所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与这种环境互为对象,并随着这种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文化形态构成的所有因素都是有其相应功能的,它们都可以适应并满足该社会的某种需要,成为该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基本条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法则一样,——一个生态系统即是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环境系统。在这个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群体都依赖于其他群体而存在,并通过其与这个环境系统中各部分的协调来不断地影响环境和被环境所影响,从而适应并保持这个环境系统的平衡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艺术生态事实上是人們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文化实践所规定的那个社会在其总体环境中的独特的适应方式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既能够承受和适应环境的变化又能够主动地保持和复原这

个环境的相对平衡和动态稳定,形成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环境资源优势,由此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大局。(搞好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发掘、抢救、保护、开发、研究,充分利用贵州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为贵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推动贵州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报告即从这里出发,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生态保护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进行研究。

一、对贵州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分析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境人口约3 600余万,包括汉、苗、布依、侗、水、仡佬、彝、土家、瑶、毛南、畲、回、壮、满、蒙、羌、白族等49个民族成分,18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 200万,占贵州人口比例的36.77%;民族成分居全国第三,民族人口比例居全国第五,1982年,国务院将贵州定为民族省。

贵州是一个落后的不发达省份,历史上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社会的综合发展远远滞后于其他省区,这是贵州的客观实际,是我们谈及贵州的建设和发展时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贵州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上。

贵州又是一个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均极为丰富的省份。在这块土地上,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也保留

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遗存。地理位置的封闭性、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其区域历史形成的独特性,既是贵州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是贵州在西部大开发中将可能形成的资源优势 and 后发优势。

贵州的自然地理及生态环境,是贵州各族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客观物质条件。从自然地理条件上看,贵州位于祖国的西南部,东邻湖南、南濒广西、西接云南、北靠四川,地处云贵高原东侧的梯级状大斜坡,是一个隆起于四川盆地、广西丘陵和湘西山区之间的亚热带岩溶山区,面积17.6万平方公里。贵州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雨量充沛,土壤适宜,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温度在15℃左右。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全省已发现的矿产有82种,在全国居前五位的有铝、磷、煤、锰、汞、镓、稀土、硅石、水晶等等。贵州水力资源丰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河流20~25.5公里,水能理论蕴藏量居全国第八位。贵州生物资源种类极多,计有维管束植物5591种,占全国总数的1/5,据全国第四位;动物中陆栖脊椎动物有699种,占全国总数的1/3。植物中可供人食用的约500余种,中草药植物2800余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贵州在西部大开发中极为有利的资源优势。

贵州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部、东部和南部倾斜,是一个具有西、中、东三个阶梯和南北两个斜坡的梯状地貌切割的高原。海拔最高处2900米。最低处仅137米,相对高差2763米;西部海拔1500~2800米,中部海拔1000米左右,北、东、南大部分地区相对高度为200~500米。由于地处斜坡地带,高差极大,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雄峻,北有相间川黔的大娄山,东有延绵湘黔的武陵山延脉梵净山,西部有由滇延伸的乌蒙山,苗岭山脉横亘中部,山地多,平地少,地貌类型差异

较大。境内河流众多、河网密布,径流资源丰富,顺地势向北、东、南三面分流,主要河流有属长江水系的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属珠江流域的都柳江、红水河、南盘江、北盘江等。山地占全省面积的87%,丘陵占10%,坝地仅占3%,是全国惟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由于自然条件复杂,地域差异较大,境内山地、高原、丘陵、盆地错综分布,岩溶极为发育,瀑布跌水层出不穷,溶洞峰林千姿百态,山、水、林、洞、瀑、峡杂错交映,构成了贵州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加上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降水丰富,水热条件较好,冷热差异不大,自南而北,由低到高大体分异为河谷暖亚热带、河谷亚热带、高原亚热带、高原凉亚热带和暖温带等气候带。地貌地带的较大差异加上贵州地处气候的静止锋地带,大范围地处东部迎风坡,锋面雨和地形雨易于形成,因而阴雨次数多、晴天少、日照时间短,提到贵州,便有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说。

贵州的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贵州地貌、气候、土壤、物产、植被、生物等等生态条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多样性不仅是决定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决定贵州经济类型、社会特点、民族分布、传统产业、历史发展以及各地农村和各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特征和类型的重要依托。

由于贵州地貌复杂、气候多样、降水丰富、河流纵横、土壤类型众多,形成了贵州各地经济类型、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山大林密,地势起伏较大、相对海拔较低,气候较暖,降水丰富,主要有清水江、都柳江、潯阳河等大小河流2 000余条,苗岭山脉横贯全州,主峰雷公山巍峨雄峙,风光旖旎,土壤多为黄壤、红壤和黄棕壤,适宜

林木生长,是贵州主要的木材产地,木材便成了当地重要的传统经济支柱,当地的各民族群众多沿水而居,农业生产多为水稻种植,主食大米。这里是苗族、侗族等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75%。当地群众的民居多以木材为建筑材料,依山傍水修建,形成当地民族建筑中极有特色的花桥、鼓楼、吊脚楼、干栏式建筑等,以及依托这些环境条件而形成的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方式。黔西北的毕节地区是贵州海拔最高的高寒山区,地形切割大,地势复杂,地表破碎,气候较凉,降水略少,灾害性气候较多,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条件较差。农民依山或在高原丘陵、草场择居,民居多为低矮的平房,多以土、木、砖石、茅草为建筑材料的建造。土壤主要为黄棕壤和石灰土,农业以玉米、洋芋、豆类为主,兼以畜牧。主食亦以此为主。除汉族外,彝族、苗族、回族等为当地主要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28%,其文化艺术活动亦多为室外的集体活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势则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多为碎屑岩侵蚀地貌和碳酸盐岩溶蚀地貌,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河流有南盘江、北盘江和红水河以及大小一百余条支流,均属珠江水系。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热量充足,雨量充沛,不少河道峡深流急,是旅游漂流极好去处。主产稻、麦、薯类及甘蔗、茶叶等,是布依、苗等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42%,其民居多以石(石块、石板)、木为建筑材料。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地貌多样,高山、丘陵、坝子(山间小盆地)、河谷相互交错,河网密度大,大小河流 200 余条,多数地区海拔 500~800 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和薯类,是布依、苗、侗、水、瑶等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54.5%。地处黔东北的铜仁地区,正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

的过渡地带,武陵山脉的主峰、著名的佛教圣地梵净山纵贯南北,东部为低山丘陵和河谷盆地,海拔多在 800 米以下,西部多为山原峡谷地貌,海拔在 800 ~ 1 200 米之间,境内有沅江、乌江两大水系,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极端最高气温达 42.5℃;主产水稻、玉米、花生、烤烟、油桐等,是土家、仡佬、苗、侗等民族的聚居地,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60%。黔北的遵义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向湖南、四川丘陵过渡的斜坡上,大娄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贯其间,南面以低山丘陵和宽谷盆地为主,地势较为平坦,土地连片集中,耕作条件较好。以北则是中山峡谷为主,间有少量低山丘陵及河谷坝地,海拔多在 900 ~ 1 500 米之间,山高谷深,耕地分散,梯田坡土比重大,耕作条件较差。河流主要有乌江、赤水河、湘江河、芙蓉江等及其支流,属长江水系,主产水稻、玉米、油菜、茶叶、烤烟以及油桐、五倍子等,道真县和赤水县还有全国闻名的银杉群落自然保护区和桫欏自然保护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10% 左右,主要有仡佬族、土家族、苗族等。六盘水市地处贵州西部,建市较晚,因煤炭工业发展需要,1978 年才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建市,该市西邻云南省,东、南、北分别与安顺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地区相连,地处长江和珠江河原地区,境内有长江水系的三岔河,珠江水系的南、北盘江干流及 50 余条支流。六盘水地势较高,平均海拔 1 300 米,最高处 2 900 米,最低处 609 米,岩溶发育,石灰岩、白云岩广泛裸露,地势起伏较大,局部小气候差异明显,多冰雹、低温、凝冻等灾害性天气。除煤、铁、铅、锌、铜、重晶石等等丰富矿藏外,农业产品主要有玉米、水稻、小麦、薯类、豆类等,药材、水果也十分丰富,境内主要分布汉、彝、苗、布依、回、仡佬等民族,是一个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镇集群型城市。安顺地区地处黔中腹

地,历来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便是屯兵设哨的军事要地。全区以高原丘陵地貌为主,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走向错综复杂,岩溶发育充分,是贵州岩溶地貌最为典型的地区,为乌江水系和北盘江水系的分水岭,大小河流 110 余条,河深谷狭,伏流跌水、瀑布险滩密布,著名的黄果树瀑布群即在境内。农产品主要有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民族主要有汉、布依、苗、回、仡佬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37.4%。当地群众因地制宜,取材石块、石板修建的石头建筑形成的石头村、石头寨极具风格,展现了当地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贵阳市是贵州省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永乐十一年建贵州布政司于此。清康熙五年,云贵总督府移驻贵阳,民国 2 年为贵州省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沿其为省会。贵阳市南北高、中部低,海拔最高处云雾山 1 659 米,最低处南明河下游出境处 872 米,市中心大十字海拔 1 070 米,年平均温度 15℃ 左右,属亚热带湿润温和性气候。境内大小河流 33 条,分属长江水系和乌江水系。除城市经济外,农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 12.7%,主要有布依族、苗族等,贵阳是省会城市,因此群众性的文化艺术也更为多样和开放。

从以上对全省各地州市自然生态情况的简单分述中可以看出,贵州域内自然条件极为复杂,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造成的环境分割从生态学的意义上不可避免地造成各地群众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成为贵州文化艺术形态多样化的空间条件。

我们知道,人类的任何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制约,人类的文化创造都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综合,是自然的人化。于个体而言,个体进化基本上是通过自

然选择机制实现的,而作为社会群体,一个区域的社会特征即是这个群体在该区域环境的生存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特点,是区域群体受其环境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影响环境的结果。贵州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就是在群体与环境的互动中传承着、发展演变着,形成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即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了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上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二、对贵州文化生态的基本分析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在国内外享有极大声誉,被人们誉之为“神秘的土地”和“歌舞的海洋”。那么,这种“神秘的土地”,这种“歌舞的海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关于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是作为地域的文化,其二是作为民族的文化。

作为地域的文化,是以“贵州”的发展历史为其前提和范畴的。这里的“贵州”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所谓“文化概念”,主要指“贵州”这一地域所包容的诸多文化所表现出的系统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所表现的贵州文化的基本形式。

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政区域,贵州的社会发展历史走了一条与外省区(邻省区)大相径庭的道路,其在文化上的外化形成了我们所谓贵州文化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作为条件因素,对我们分析“贵州文化”的整体形式有着特别的意义。对这种条件因素进行分析,将阐明以下所论中的贵州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真正涵义。

众所周知,贵州建省较晚。贵州之名,始于宋代,而其时疆域极小,如今省域大部分地区曾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贵州。明永乐十一年,始建贵州布政司。清雍正年间,遂把四川所属之遵义、绥阳、桐梓、正安等,湖广所属之天柱、锦屏、清溪、玉屏等以及荔波、罗甸并红水河以北地区划属贵州,贵州疆域自始确定。在以往的典籍中,不论“夜郎”也罢,“牂柯”也罢,“鬼方”也罢,由于其历史演进极为复杂,文化遗存亦颇罕见,均不足证今日之贵州孰为主体。

由于贵州处于发育较为成熟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古滇文化、古越文化的交叉点上,域内民族众多,相互间杂,历史上各民族各据一方,互不统属,各民族长期处于松散的土司、部落、氏族社会政治形态,而且省内地势陡峭、山峦起伏、平地狭小,交通难于横贯,严重地制约了省内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各地区呈相对封闭状态,经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

因而,贵州在其历史上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没有周边省区如四川、湖南、云南、广西以及全国其他省区那样,首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中心区和政治中心区,尔后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中心区,向外辐射,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并进而形成有着内在历史文化、经济关系、政治统属和心理联系的完整整体,成为有着完整典型性状的历史文化类型。整个地看,作为行政省区,历史上,贵州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有其内在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完整区域,其经济文化上的自足能力还不足以形成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区域,使贵州走上外省区发展的那种道路,成为一个自发的省区,而是恰恰相反,由边沿向中心,沿其几大文化区域的周边向内逐渐渗入,

最后形成整体。贵州地处粤、滇、蜀、楚之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①所以,朱元璋说:“如霭翠辈不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②而且“贵州地瘠民贫,全省赋税不如中州之一大县”,因而,贵州之建省,乃是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因某种需要而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域,其区域文化构造并没有形成自发的、自足的整体结构,经济上的自足能力亦未能使之形成自发的整体区域结构,不少地州仍与其历史上的“首属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关系,带有显著的历史特点。如黔北的遵义、毕节等地区之于重庆(巴蜀),不论在语言、饮食、习俗、文化等方面均更靠近和亲近,川剧、四川曲艺等在此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清末以来,就有修桥建房、行会庙会请川戏班子唱戏以求吉祥的习俗,川剧在各县有很高的普及率。铜仁地区之于湖南(湘西),现在的京剧团前身即铜仁湘剧团,20世纪初即有湘戏、辰河戏、汉戏等在该地区及黔东南部分地区流传。黔南、黔西南之于广西、云南,南、北盘江、红水河两岸古即一家,兴义也先有滇剧而后其他。六盘水的很多农民出打工,包括历史上的出外谋生多往云南。黔东南之于湖南广西,清水江东入洞庭,都柳江南下柳州,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更趋于一体,等等。

从以往的典籍和考古发现中还可以看到,贵州有史载的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文化阶段如“牂柯”、“夜郎”等等不论其当时在贵州的发展及涵盖面如何,均缺乏传承下来的和考古

① [清]田雯:《黔书·创建》。

② 见《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41,霭翠乃其时贵州宣慰使,其妻即有名的奢香夫人。

发掘证实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性状。外来的文化又受到多种文化区域的挤压而难于具有任何一种文化(如巴蜀、荆楚、滇、越、中原文化等)的典型性状。从这种意义上说,贵州的社会及其文化结构基本上不是一个完整的区域系统,其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那种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也不曾形成其时行政区划所辖地域的整体文化特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区域,贵州不是那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而发生的社会”,而是“一种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① 这种为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便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贵州各地区自然地理状态及社会发展状态的悬殊形成的总体构成上的松散关系已不能真正形成“贵州文化”的整体结构,贵州要重新形成带有同一文化特征和内涵的整体,从而成为那种“因为只是在一起而发生的社会”极为困难。因而,所谓“贵州文化”,乃是一种没有主体的、多种民族多种地域文化相互错杂、相对完整的多元文化构成。

作为民族的文化,其含义是特指的。贵州自来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明代以前,汉族很少。世居贵州的十几个少数民族不论是苗族、布依族、侗族,还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其祖先们往这块土地上迁徙及居住的延绵过程极为漫长,自上古而至今,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从而逐渐形成苗、布依、侗、水、仡佬、瑶、彝、土家、毛南、仫佬等若干单一的民族以及在贵州各地的民族分布状况。

贵州在建省过程中,还经历了“调北征南”、“卫所屯田”、

① [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

“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过程所导致的移民高潮,汉族大量进入贵州,加之此前直至自古以来各民族的移民迁徙,尤其近代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直至今日的人口迁徙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流动,使贵州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移民社会,人口构成和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在文化上呈现出既有交流融合,又有相对独立存在的极其丰富错杂的态势。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发展,不论其原属游牧民族、山地民族还是稻作民族,都在对这块土地的开发过程中,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并依托于这些环境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由于各民族迁徙这块土地的历史极为漫长,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人口迁徙造成的冲击都在这个延绵的过程中不断被弱化,贵州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移民社会的新的机制和社会文化的全面结构转换。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在贵州的历史上表现得极为严酷。尤其明清以来,上至朝廷、下至土司,对贵州人民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造成了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危机。“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属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之期”。^①清雍正八年,为推行“改土归流”,仅黔东南数县就“焚毁一千二百二十四寨,……斩首一万七千多名,……俘虏二万四千余名”。这一带的人口“有十去其二者,有十去五六或八九者”,“剩下的户口不及以前的一半”。^②封建朝廷在稳定了对贵州的统治以后施行了严酷的民族压迫政

① [清]魏源:《圣武记》卷七。

② 见周春元、王燕玉、张祥光、胡德敏编著:《贵州古代史》第303、31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